

元文類

一
函
十
冊

元文類卷三十三

序

莊周夢蝶圖序

劉因

周寓言夢爲胡蝶予不知何所謂也說者以爲齊物意者以蝶也
周也皆幻也幻則無適而不可也無適而不可者乃其所以爲齊
也謂之齊謂之無適而不可固也然周烏足以知之周之學縱橫
之變也蓋失志於當時而欲求全於亂世然其材高意廣有不能
自己者是以見夫天地如是之大也古今如是之遠也聖賢之功
業如是之廣且盛也而已以渺焉之身橫於紛紛萬物間無幾時
也復以是非可否繩於外得喪壽夭困於內而不知義命以處之
思以詫夫家人時俗而爲朝夕苟安之計而不可得姑渾淪空洞
舉事物而納之幻或庶幾焉得以猖狂恣肆於其間以妄自表於
天地萬物之外也以是觀之雖所謂幻者亦未必真見其爲幻也
幻且不知又惡知夫吾之所謂齊也又惡知夫吾之所謂無適而

不可也有道以爲之主焉故大行而不加窮居而不損隨時變易
遇物賦形安往而不齊安往而不可也此吾之所謂齊與可者必
循序窮理而後可以言之周則不然一舉而納事物於幻而謂窈
冥恍惚中自有所謂道者存焉噫鹵莽厭煩者孰不樂其易而爲
之得罪於名教失志於當時者孰不利其說而趨之在正始熙甯
之徒固不足道而世之所謂大儒一遇困折而姑藉其說以自遣
者亦時有之要之皆不知義命而已矣雖然周已矣其遺說亦其
夢中之一栩栩也吾從而辯之宜無與於周矣然以周觀之則不
若休之以天均故卽其圖而戲之曰圖汝者畫辯汝者書書與畫
無知也圖汝者之心及吾之辯汝之心未發無有也旣發亦無有
也以其無所知無所有者而觀之安有彼是旣無彼是安有是非
周而有知則必曰吾惡乎知之使讀者作色於前發笑於後乃所
以齊之也圖者皋落楊內翰而序圖者劉因繼序而題詠者京師
之才大夫也

續後漢書序

郝經

漢建安末曹氏廢漢自立稱魏孫氏據江左僭號稱吳昭烈以宗子繼漢卽位于蜀討賊恢復卒莫能一而入于晉晉平陽侯相陳壽故漢吏也漢亡仕晉作三國志以曹氏繼漢而不與昭烈稱之曰蜀鄙爲偏霸僭僞於是統體不正大義不明紊其綱維故稱號論議皆失其正哀帝時滎陽太守習鑿齒著漢晉春秋謂三國蜀以宗室爲正魏雖受漢禪晉尙爲篡逆蜀平而漢始亡上疏請越魏繼漢以正統體不用宋元嘉中文帝詔中書侍郎裴松之採三國異同凡數十家以注壽書補其闕漏辨其舛錯績力雖勤而亦不能更正統體歷南北隋唐五季七百有餘歲列諸三史之後不復議爲也宋丞相司馬光作通鑑始更蜀曰漢仍以魏紀事而昭烈爲僭至晦庵先生朱熹爲通鑑作綱目黜魏而以昭烈章武之元繼漢統體始正矣然而本史正文猶用壽書經嘗聞搢紳先生餘論謂壽書必當改作竊有志焉中統元年詔經持節使宋告登

寶位通好弭兵宋人館留儀真不令進退乃破藁發凡起漢終晉
以更壽書作表紀傳錄諸序議贊十二年夏五月借書於兩淮制
使印應雷得二漢三國晉書遂作正史以裴注之異同通鑑之去
取綱目之義例參校刊定歸於詳實以昭烈纂承漢統魏吳爲僭
僞十三年冬十月書成年表一卷帝紀二卷列傳七十九卷錄八
卷共九十卷號曰續後漢書奮昭烈之幽光揭孔明之盛心祛操
丕之鬼蜮破懿昭之城府明道術闢異端辨姦邪表風節甄義烈
核正僞曲折隱奧傳之義理徵之典則而原於道德推本六經之
初苴補三史之後千載之蔽一旦廓然矣古之爲書大抵聖賢道
否發憤而作屈平離騷馬遷史記皆是也然皆瞠昧一時流光百
世故韓愈謂以彼校此孰得孰失今拘幽之極而集是書蓋亦古
人之志也

胡氏律論序

熊朋來

上古造律其次聽律其後算律虞書周禮有聽律之官無算律之

法典同所謂數度爲樂器言之至於律同合聲陽左旋而陰右轉
觀其次序不以算法論矣六觚一握自秦柱下史得此書以行於
漢至今惟班馬猶可徵其餘言上下生異同甄漢中以禮運旋宮
著在算術因除如法而不免承後漢志之誤後志誤於京氏準法
禮記疏亦與呂春秋淮南子同一說是上下生且不定何以算律
哉律呂各自爲法則乾坤六體之序定矣同位娶妻隔八生子之
象著矣倍因四因一損一益之算均矣若曰自子至午上生者七
自未至亥下生者五旣非子午中分使丑午連并上生而三呂用
倍之意荒矣後志十二律之實雜以準法而算家輒因仍用之以
蕤賓夷則無射四因二除爲大呂夾鐘中呂之算非律生呂算例
矣甄氏能辨其終於南事之非而不自知襲用後志之誤也或謂
大呂爲六呂之首從後志則大呂得算爲多是不然陽得當位陰
得對衝律生呂自林鐘始非先林鐘也乃所以先大呂也十二宮
終於中呂非中呂之窮也當應鐘之次也是故天統以黃鐘人統

以太簇地統宜以大呂而以林鐘抗林鐘於大呂之位所以妃黃鐘而母太簇則大呂夾鐘中呂在未酉亥之次皆從下生之算八用則加倍有律之半所以必有呂之倍也知此則上下生之誤不足辨用倍者其本法不用倍者算家取疾約法其實一也若四清二變昔者固亦疑之李照范景仁不能爭況陳暘以下託之空言乎樂器惟瑟有十二清而四清在其中不能通行於他器也吾觀中呂黃鐘之交知聲音有出於度數之外者無射之商夷則之角夾鐘之羽中呂之徵若彈絲吹竹擊拊金石聲音至此流轉自若也算家以中呂求黃鐘殫其術而不能合乎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之算有以倍數四因之者則三分之不盡二算而虧數已多有以正數四因之者則亦有一算不行而虧數且過半矣三分不行之算既未有以處之紀其餘分終有不盡之處持未定之算而謂之黃鐘變律又推以爲林鐘大簇南呂之變甚者託名執始不自信其爲黃鐘從使人得以窺算術之涯涘而黃鐘流行諸律本

無間斷也算法之起殆因律琯有長短此算家因律以命術非律命於算也猶之方田焉田生五穀豈知我爲圭箕弧環律和五聲豈知我爲正變倍半皆算家命之爾故曰古之爲鐘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人不能始假數以正其度雅樂之不可興聲音之學不傳也古者自小學已教之六樂九數今耄且罔知豈惟算律哉若字音之學於儒者事最近而喉脣二音宮羽異說羽有喻母而或以從角音徵有知母而或以從商音矧曰其有能協於皇極之律呂哉豫章胡先生夙擢儒科隱居彭蠡之濱四十年矣使其得爲禮樂之官未必無補於制作而今老矣先生不求知於世世亦莫之知也朋來杜門絃瑟是日以褰賓之角歌考槃有儒服來聽問其姓名曰桂山問從何來曰從胡先生來於是袖出方冊曰先生知子惟子其序之昔西山蔡氏固疑呂春秋淮南子非本法本法則二呂用倍矣此書謂黍命於律律不命於黍吾於算法亦云又謂空圍九分乃算家內周非空中容九方分律有半呂有倍使用半

用倍用變各有倫理凡以羽翼蔡氏之書非求異也當與本原辨證並傳世無所事雅樂則已儻有志於制作將於是乎證焉先生深於卦象聲韻非止算律也姑以是傳世亦賢於漢中太守矣

鐘鼎篆韻序

熊朋來

鐘鼎篆韻自琬戈鉤帶及凡碑刻古篆皆在焉稱鐘鼎貴彝器也考工記金有六齊一曰鐘鼎之齊此鐘鼎之稱所從始魯鑄林鐘臧武仲論所以作彝器杜氏專言鐘鼎故祀器之款通曰彝類爲鐘叩爲鼎乃彝器之大者器必有文以傳遠若鼎盤量銘於經可見已自倉頡象形推類由是形聲相推而文字生焉周公之時未改籀已有六書之教孔子之時已改籀尙存科斗之書秦法貴其國字孔氏及秦博士各藏之屋壁濟南口授猶可尋聲得字安國爲隸古定科斗書遂絕矣觀漢所得齊器周鼎柏寢之刻桐邑之銘皆有能按其款識者壁書半已誦傳旣曰定其可知又曰時人無能知果不可知則隸書何憑直廢古從俗爾後日漢求古文遂

不復可得削剗簡朽乃不如近代紙墨之傳易於流布唐初盛臨摹始有以楮搨碑碣爲墨本者東巡之石偃師之槃岐陽之鼓延陵季子之墓篆石泐而墨傳然猶未有能摹鐘鼎之款者皇祐始命太常摹歷代器款爲圖三館之士不能盡識於是歐劉李呂著錄漸廣宣和以後爲書遂多博古圖之外有晏慧開蔡天啟趙明誠榮咨道董彥遠以至黃伯思翟耆年薛尚功諸家相繼論述彝鼎古器亦多出政宣之間物常聚於所好也初夏氏倣二徐韻例以唐韻繫古篆於時器款未備其間鐘鼎字文缺略頗汎取俗書以備奇字亦未以鐘鼎名也政和中主楚作鐘鼎篆韻矣薛氏承龍眠之舊圖其帖始於琕戈因王楚之成書其韻謂之重廣乙卯癸亥一再脫藁宜無遺字而帖之所載韻或缺焉商鐘有釋文韻則曰無音釋石鼓已載帖韻則無取鼓自韋韓過於稱許適滋羣疑翟氏評周宣遺蹟亟稱吉日碑而疑鼓刻於維字疑其不類古款於以可疑其意不逮筆於柳帛君庶等字疑其促長引短以取

稱夾漈疑秦篆在平馬氏疑字文周所爲然此以論篆非論韻也
今爲篆韻復安問此固以多文爲富爾舊刻夏薛諸韻臨移失真
昔人所以歎煙墨而悲紙竹也臨江楊信父參訂舊字博採金石
奇古之蹟益以奉符黨氏韻補夏薛所未收徵余爲序其篆則夏
商周秦之篆而韻則唐韻也姑以是記字爾鈿金戈帶之文一時
也夾鐘昭鈴之刻又一時也由古篆下迄斯冰有不可比而同之
者亦有籀古錯落散在召陵公乘之書或古文閱世而後出或後
人倣古而近似審而用之存乎其人矣或曰鐘鼎韻之作以備篆
刻字文爾刻符摹印亦書學之一家馬援不守章句而好論篆文
當其拜伏波將軍也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文伏字犬外嚮
又言成皋令印皋字從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入入下羊
卽一縣長吏印文不同非所以爲信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今
按伏旁從犬能無外嚮之筆皋非從羊是乃諧聲之字記東觀者
未有一言以辯之印文職在司空掌以少府猶或譌異況於香奩

家記銅龜私印高平刻鵲瑞之章元暉奉虎兒之字私志姓字者
蓋不可勝紀若嘯堂所錄其來久矣歐陽公平生惟一字記名後
儒求多焉人之好古者鮮矣於記姓名則或好古篆抑好而不能
察不如其不知好者也自玉篇起說文棄俗書易籀學廢豈惟字
書哉音釋行世而詩書易不復存古音韻略試士而字音不復通
古韻古學雖不止字書辟如剖竹由末而至本是或一道也嘗歎
漢法試吏人誦史籀之書童習倉頡之教字學猶近古也漢求能
讀古字者必徵齊人以所聞伏生可以考論傳稱山東大師能言
尚書齊語相授也孝宣命張敞受齊學遂能讀鼎刻以致通顯京
兆餘暇遑及古書無以大其師傳杜鄴從敞子吉得緒餘亦以小
學名家至於張敞受學所徵之師史乃逸其姓名謾曰齊人而已
每閱漢史未嘗不爲斯人歎今信父有力於篆韻盡書其名氏無
若齊人然信父名鉤以字行

授時厯轉神注式序

楊四桓

近古歷法必注人事動作吉凶之說其式圖太歲統吉凶之神於帙端令人知一歲之向背也又注節氣日躔及天道所向天德月厭月殺月德月合月空月之六候三白圖於逐月之下又令人知一月之向背也又注干支於十日下午注五行納音於干支下注月建十二於納音下注二十八宿於月建下合是數者通取轉神之名以爲吉凶之由轉神者言其神隨時輪轉而無定位也曰是日遇某神作某事吉作某事凶又注天恩天赦母倉天德嫁娶修宅等一切吉凶宜忌雜法於其下事之洪纖一舉足一動手皆知所以擇地擇時而行之也然經涉世代不免有去取失當之弊有司狃於習常無所改正亦已久矣聖上以聰明神算統一六合萬機之暇因知大明歷之度有積久之差乃更立太史院命道德藝明之神剏置表儀測驗推步迎天道揆日景察往知來研精極微新其歷而敕賜名曰授時其以鳥火虛昴爲日中宵中日永日短之驗以正四時之遺制蓋不敢失於古然歷注之義謂吉凶應於人

皆有所動年月日方之善惡不無乖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雖然至教所寓無往不存原夫厯注之初亦所以教天下之敬慎也天下之事敬慎則致成而吉否則致敗而凶厯注之義微矣哉特患夫用知者知其流而不能推其源也誠能推其源其於作善降祥作不善降殃之理渾然爲一體矣復何乖之有今依舊式爲之損益立辭太重者輕之闕脫者補之衍餘者損之位置失當者移之事涉鄙俚者刪之旣成定爲轉神一卷上中下注式一十二卷上以備御用中以備青宮之用下以授庶官及億兆之民也嗚呼自古聖人之受天命其於天之所以仁萬物者無不致其極也授時厯存近古轉神之注於日下使人趨吉而遠凶亦所以資聖主仁億兆之大端歟

送進士梁彥中序

姚登孫

皇慶二年冬制詔天下以明年八月賓興士東平梁宜彥中繇國子伴讀教授開平路至是以選會試禮部奏其名延祐二年三月

賜進士及第擢同知邳州事卽日至官旬一言豔其行登孫欽惟
聖天子奮然舉百年之墜典將盡得天下儒者使服其官進耀文
雅裁抑刀筆命元臣大僚稱制延問子大夫論定以及此也甚盛
甚休然思昔之爲儒者日夜呻畢簡諒冀有司萬一採錄數路並
進得一命稱校官亦軒軒有光華矣天下之人且缺然曰使斯人
得如古射策決科卽晁董公孫當有其人迺今出是塗漚一日長
卽秉象版卷兔冊紆朱芾褫白衣其爲光華視昔何如也凡朝廷
爲是崇飾美觀委大賜於不報而已然則其爲責望又何如也豈
獨朝廷之意然哉將天下實望苟其效官臨事廉公以威貞固以
幹平居吏民有所憚緩急國家有所仗是則吾道之光非其一身
之榮也若夫昭昭於白日而昏暮或不保斤斤於小明而大察或
不及動引古人牽制文義投之紛錯茫不知所爲守彼且圍視而
起嘖曰文雅士固如是曷便習刀筆者爲是當不至是而世議紛
紜有可惑焉者矣前之日人以我爲儒也曰必幾其用後之日人

以我爲吏也曰必計其效效不效顧利害止其一身已乎夫當儒者冀進亨奮之一初而叢天下之望若是然則固於吾道大賀也而有吾道之責者容得無慮耶彥中氣厚而質溫才裕而學周其在成均士胥器之計其有一州不足爲吾知其能廉以威且幹焉者方今聖天子右文之盛恩元臣大僚東拔之至意其必去此而無所負且有以豁斯慮以爲吾道光也古之君子愛其人則閔閔然望其成凡今繇科目奮他日公卿將相率是焉取世固於彥中有望某博士也與彥中有同舍之義故無愛其一言

送喻秀才序

何中

客有授中二賦及詩者讀之體裁高雅音節清妥中異之曰此深於昌黎韓子之文者果誰氏耶則以清江喻立對中蓋心之矣延祐丙辰夏始識於封溪之上貌癯而神腴與之言信好古者中益異之問何師曰師皮季賢氏則中友人也比年又嘗之武昌從王佐才龍觀復遊中又有以得其所從焉再見請曰立將造臨川山

拜吳先生能一言以紹立其可中笑曰子奚見吳先生爲先生之學古學也科舉取士藝工則得學先生之學殆將不利於子子奚見吳先生爲立曰科舉外也雖求之不敢必得先生之學內也非必求安能得之且立取友四方多矣冥然而趨不知其九折之阪歟其四達之衢歟今距先生不十舍許願執箕膺搢而拚焉時先生之講說或聞一言守之終其身而不失豈不可乎中歎曰嗚呼世齷齪相濁視貨財化居時逐虎噬而驚攫山崇而海錄赫然盛氣勢惛辱豎腐息目賜睽而耳頊縮凡不可致者皆可以指喉得初不必辨形聲校點畫於斯時也求其能事程試已若魯麟潁鳳祥蹄而瑞蹠矧能孤征重趼相從於寂寞之宅乎壯矣哉子之志也雖然中嘗聞夫子弟子凡三千人而孔氏家語遷史列傳纔七十有七至見於魯論者無幾人幸而親遇聖人之時又幸親游聖人之門姓名不少槩見何哉豈非厯聘諸國之際無智愚賢不肖羣而進退一再識焉而已者不然何寡聞若是哉魯論諸子以能